

腾龙奇幻书系

太阳宫殿

意识之钢的光芒一闪，射日！杀神！升天！

轮子◆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F a n

r i e s



太阳宫殿

轮子◆著

SBU39/04

广西人民出版社

I247.5
564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太阳宫殿/轮子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 5
(腾龙奇幻书系)
ISBN 7 - 219 - 04790 - 8

I. 太... II. 轮...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940 号

策 划: 彭庆国
责任编辑: 陈红燕 杨 冰
特约编辑: 刘 智
责任校对: 张聘梅
封面设计: 黄 浩

太阳宫殿

轮子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5 印张 324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19 - 04790 - 8/I · 730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应身

第一章	浮屠		(3)
第二章	缘起		(21)
第三章	俱有因		(40)
第四章	大势至		(59)
第五章	一阐提		(79)
第六章	应身		(97)
第七章	法难		(116)
第八章	寻不定		(136)
第九章	所知障		(156)

第二部 定异

第十章	正胜		(177)
第十一章	路恭		(198)
第十二章	作帛		(217)



第十三章	定 异	(236)
第十四章	灭尽定	(255)
第十五章	他比量	(274)
第十六章	质多耶	(293)
第十七章	见 惑	(312)

第三部 化度

第十八章	谕 依	(333)
第十九章	化 度	(350)
第二十章	波 旬	(368)
第二十一章	萨婆若	(387)
第二十二章	七 循	(405)
第二十三章	出世间	(423)
第二十四章	舜 若	(440)

Fantasy series



第一部
应身



第一章 浮屠

骄阳似火。

烈阳神君所居的九天艳阳殿更宛如一片火海。

烈阳神君就端坐在这片火海的中央，无数太阳神光线环绕在他周围，不断变幻出万种姿态，精芒射目欲盲，映着烈阳神君高及两丈的身躯，真宛如神祇下凡，令人不可逼视。

但他面前却站了一个人，简单的衣着，简单的话：“我要你一双翅膀，三只足。”

烈阳神君一声怒喝，“呼”地从璇光椅上站了起来。霹雳之声随着灿红的太阳光线滚滚而出：“小子，你说什么？”

那人丝毫不为眼前声势所动，淡淡道：“我不杀你，只要你一双翅膀，三只足，你应该感激我。”

他见烈阳神君不回答，顿了一顿，又道：“我现在很忙，你最好快点。”

烈阳神君怒极反笑，“砰”地跌回座上，万年玄玉雕成的璇光椅“咔”的一声，裂出几道碎纹。他大笑道：“小子，你够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那人依旧淡淡道：“你是烈阳神君，三百年来自封为太阳神，所练八百万绝灭神光线乃直接从太阳中心吸纳而来，经你玄功淬炼后，可以说是崩山坏岳，易如反掌，号称‘顷刻混沌’”



宇宙，覆手掌人生死’。但我知道你其实是山地族十七长老中的傅长老，你修习的是抱天神功。”

烈阳神君面色一寒，猛烈的太阳神光线顿暗，他森然道：“瞧不出你年轻的，居然知道这么多的武林秘闻。连我的本名你都知道。既然如此，你怎敢来此对我说此大话？难道你就不怕我这抱天神功？”

那人微微一笑，道：“我以天下为己任，什么时候想过怕与不怕？你修习抱天神功，却贪心不足，与那极北之地的镜光兽沆瀣一气，一为阴极，一为阳极，吞吐天地玄气，占为己用，致使太阳运行不按周天廋度，地面九十日极寒，九十日酷热，民不聊生。你们山地族犹不知收敛，放出这滔天大水，企图淹没地极，将整个宇宙冻成琉璃世界，供你们片时赏玩。如此居心，不以民众疾苦为念，哪里还是修道者所为？我今取你双翅三足，也是略示惩戒之意。倘若不思悔改，早晚犯在我的手上，叫你们一个个灰飞烟灭，再无投生之机。”

烈阳神君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

那人冷冷看着他，烈阳神君道：“你是来找死的！”手一放，大片的神光线“轰”的一声炸开，刹那间宛如火山爆发，“霹雳”一声大震，整个九天艳阳殿一齐爆开，化为千万狂猛飞舞的火舌，向那人猛扑过来。

烈阳神君就在这万千火舌中一声长啸，背后猛然“呼啦”一声展开一对七八丈长的血翼，烈焰蒸腾中冲天而起，烈阳神君手微招处，多了柄开山巨斧，迎风一晃，斧长十丈，向那人猛击下去！

那人猛抬头，双目中七彩光芒迸射而出。

烈阳神君顿觉心神一振，胸口翻腾，一千多年修习的元神



几乎就要脱体而去。当下大吃一惊，顾不得伤敌，慌忙集中精神，全力抵抗那人匪夷所思的攻击。

那人双目中光芒越来越盛，七彩光芒轮替，赤、橙、黄、绿、蓝、靛、紫变化不休，每一颤动，烈阳神君就觉元神如被大铁锤猛击一下，胸中烦闷欲呕，太阳神光线失了支撑，渐渐黯淡下去，失去了先前的威势。

那人目中彩光越转越涨，渐渐那人双目之前如同出现一轮丈大的太阳。光芒击地，托着他冉冉上升，烈阳神君就觉脑中所受的压力越来越重，几乎就要跪倒在地，祈求这不知是何方神圣的小子的宽恕。但他骄傲已久，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只好苦苦支撑，一会儿便汗如雨下。

那人目中神光猛然一收，七彩轮转而成的巨球就如从来没出现过一般，倏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烈阳神君猝不及防，全力运起的元神之力结结实实打在自身的肉体上面，“哇”一口鲜血喷出，内腑已然受重伤。

那人手探出，将烈阳神君的巨斧一把夺过，哧哧两响，烈阳神君一声长叫，一对翅膀已溅血飞出。那人并不停留，一拳击在烈阳神君的胸口，打得他眼前一黑，喉中一甜，本命元珠冲口吐出，身上一阵颤抖，不由自主地恢复了本像。那人斧头挥下，直没入地，烈阳神君的三足齐断，直飞出去。

那人手一招，接在手中，指一弹，将本命元珠弹回烈阳神君的口中，笑道：“不用害怕，向来非我所有，我一毫不取。今日虽断你足翅，你日后好自为之，焉知不是福非祸。”他左右瞧了一眼，忽道：“你这宫殿也住得久了，想不想换一换？”

他双手猛然向两边一分，烈阳神君就觉两道强到不可抵御



的力量从他身上勃然而发，宛如巨龙一般倏忽而出，瞬间，千余年从未损伤分毫的艳阳殿化为片片灰烬，乱纷纷地落下。那人更不停留，身形一转，就在空中隐去。烈阳神君嘶声道：“你究竟是谁？”

那人淡淡的聲音隔空傳來：“禹！”

.....

“禹！”

“你、叫、禹！”

烈阳神君仰天躺下，身上五处伤口的肌肉慢慢蠕动痊愈，他忽然一阵大笑，泪却不禁落了下来。

※ ※ ※ ※

艳阳殿发出的大火将整个天空烧成一片通红，仿佛整个天地都固化成洪荒时代的火山，喷发出无穷无尽的炽热。禹却一无所觉，挥手将浮在眼前的云拨开，他纵身而下，到了华山顶上。

山顶一人含笑相迎，伸手道：“拿来！”

禹皱眉道：“我苦战回来，你问战不问人，怎么一点慈悲之心都没有？”

那人笑嘻嘻道：“问战问人有什么差别？若是当真只问人不问战，那就该从一开始就不要战。”

禹道：“果然可以不战，那我就将这些血淋淋的东西丢去喂狗好了。”

那人道：“这可不行。刚开始不战可以，但战了之后再要扔掉，那就是愚圣人了。”



禹笑道：“愚圣人……你这说法也当真奇怪。也只有你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那人一把将禹手中的翅、足抢过，敲了敲，笑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唆？太阳神君了不起是个千年妖怪而已，哪里能够抵挡你那种卑鄙打法？你又有什么好居功的？”

禹皱眉道：“我的打法怎么卑鄙了？”

那人道：“或者你还极其得意于你这种打法，但在我看来，这种拿自己的优点去对别人的弱点的打法，简直就是卑鄙无耻至极。”

禹淡淡道：“是他们自己不努力，不知道这个世界中的新境界，怎么能说我卑鄙？”

那人道：“对。他们是不思进取，你是不要脸皮。”

禹哼了一声，道：“那你呢？”

那人嘻嘻一笑，道：“我一不会武功，二不会仙术，又不知道什么上位意识，却在这里品评辱骂天下第一高手，只能说是不自量力，不知死活。”

禹不禁一笑。那人伸手将太阳神君的两翅三足接过，扔到旁边一个大锅里，那锅立即翻腾起来。

禹又皱了皱眉，道：“我这么辛辛苦苦得来的太阳神的本体，你就当鸡腿鹅掌煮了来吃？”

那人答，反问道：“在你的上位意识中，太阳神的本体跟鸡腿鹅掌有什么分别吗？”

禹傲然道：“当然一点分别都没有。我要他死他就死，我要他生他就生。”

那人淡淡一笑，道：“在我这天演之术看来，也是没有一点分别，只配煮来吃。”



禹还未作答，突然从锅中透出一丝轻微的声音，细细听去，似乎是琴瑟相和的声音，但又郁重得多。声音袅袅散开，就宛如千万只各种颜色的鸾凤，围绕在人的四周，一边扇腾着五彩缤纷的翅膀，一边相鸣以歌。其声一波数振，初而极细，倏忽之间，就如千军万马从锅中欲冲出一般，大声铿锵，震耳欲聋。

忽然“丁东”一声，那锅却发出一阵灰红的光芒。光芒越来越浓，那锅中仿佛有极其高的热量，将锅渐渐烧得融化，成为极其浓稠的铁汁。但那铁汁却并不流下，仿佛被什么奇怪的力道扭紧了一般，极力地往中间收缩着。声音虽然沉寂下去，但随着铁汁的收缩，劈里啪啦地爆出万千火星，更为动人耳目。再过片时，那铁锅已经收缩成极其扁的一块，黑黝黝的，火星却爆得更加厉害。

忽然之间一声厉啸，那铁块突然弹起，向禹激射而来。

这一下突如其来，禹不及提防之下，束发金冠“铮”的一声被劈成两半，一滴血溅在铁片上，“吱啦”一声就不见了。

禹大怒出手，虚空中猛然聚起一个拳头，挟万钧之力向铁块击去。他全身真气鼓荡，腾身而起，宛如天神。周边云气尽被排开，便是天雷之威，也再难侵分毫。

那一拳临近铁块，却丝毫冲撞的声音都没有。禹正奇怪，就觉心头一振，那么强横的一拳之力，竟被完全吸到铁片中去，再无分毫感应。他大吃一惊，那铁片却突然变得明亮起来，周身光芒流转，浮在半空之中，隐隐然宛如高手一般，同禹对峙着。

那人一伸手，将铁片抓住，手一翻，隔空向禹劈下。

禹只觉一道强猛之极的劲力狂袭过来，怦然击在自己的护



身真气上。那劲力来得极快，似乎他手才一挥，劲力已然及身，根本无从抵挡。而那劲气更如狂蟒巨龙一般，骤然将禹推开百丈。

禹大怒，一回身，上位意识潮涌而至，将十余里内的空间全统一成上位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他是深谙其三昧的高手，别人却只是从未到访的可怜虫。禹一长身，身子倏然长大成千百丈，一探手，向那人隔空击去。

那人手一翻，将铁片向禹抛来。禹意识轮转处，迅速隔绝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将铁片接过，却丝毫感觉不到铁片中蕴涵的敌意。

那人负手笑道：“此物融你的上位意识和我的天演之术为一体，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利器。我一手无缚鸡之力之人，有它在手，尚且可与你相抗，若在你手中，还怕不能开天辟地，导天下之水到它们本应去的地方？你这一滴血，可流得值得？”

禹身形倏然缩小，凝目看去，那铁片中丰头锐，略具斧形，周身精芒隐约，上面纹着双翅三足的形状，试以真气注入，便觉行走其中，如于无物。铁片随真气腾飞手中，红芒灼显，声威赫赫。当真是难得一见的利器。禹忍不住笑道：“有时候我真想杀了你，你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

那人笑道：“但幸好我还时常有用，让你舍不得杀我。”

禹道：“不是有用，是太有用了。此物在手，省我太多力气。有它之助，想必可以劈开华山，让天下之水复归其道。只是你这东西可有名字？”

那人道：“你用它来开山，不妨就叫做开山斧。你看它身上有五处花纹，你若愿意，也可以叫它五丁神斧。自然如此利



器，在你手中才能称神，若在我手中，也只不过吓你一跳而已。”

禹哈哈大笑，道：“五丁开山，好名字。你在我手中，定能扬名天下！”

那人悠然笑道：“也还要加上我朱鬲的名字才好。”

※ ※ ※ ※

华山。

禹白衣立于峰顶，狂风四面吹来，一动不动。这就是禹！

足下怒涛卷天地而来，水声轰隆，似乎欲裂天而出，轰破苍穹。禹退身，抽斧，拔身，出斧！

一旋就如盘天而起，青天只不过是他的影子。

禹一斧挥下，身形突然长大！出斧时如一尘寄于天地，斧落时长大千万丈，渺天地而独立。

禹“轰”的一斧击在华山峰顶，天地猛然震动起来。

光芒从斧身透出，“嗡嗡”大响着将整个华山罩住，禹全力推斧，向下击去。

斧毫无停留。天地震动更厉！

禹猛然长啸，拔身又起，一拳击在斧上！大雷突然带着骤雨而下，轰然大震中，华山一分为二，洪涛汹涌，奔腾而过，山这边的水倏然减了下去。

风雨更疾，禹收斧而立，啸声不绝，似与天抗。天似乎也惧怕他如此威势，阴云蔽空，久久未收去。

※ ※ ※ ※



禹就在这漫天风雨中，乘着天地间散乱凝滞的元气，踏着洪水的波头，向前疾驰。奔腾汹涌的洪水化作万道黑气，环绕在他身周，五丁神斧就如一团烈日，将禹全身包住，无论有什么挡路，都是一斧劈开！久被拘束的洪水一旦再无屏障，全如奔马般向前汹涌卷去。禹精神运用，神斧化作十余亩大小的一团氤氲彩光，将洪水的浪头包住，笔直向南引去。

三百余里倏忽而过，眼前忽然展开一片极大的水域，却已到了汉水边的大泽。那泽广莽无边，极目望去，惟见一片水气浩沉，直如宇宙都浮在其中一般。禹大喜，急忙驱动神斧，将洪水引入泽中。那泽真是大！这一路来的洪水轰然注入其中，竟丝毫不见满溢。

禹心下一宽，却不敢放松，身形旋处，起在空中，神斧挥展，化作一片极薄的光晕，将周围十余里都一齐护住，提防有什么突然变故。

但此上古洪水十余年不曾消竭，自然有它的原因。禹正心喜这一路引洪顺利，突听大泽中一声龙吟，方才疾灌而入的洪水竟突然反卷而出。倒反的浪头跟后面接踵涌来的巨浪猛然冲撞在一起，发出一声震天裂地的大响，化作一道百丈高的水墙，晶莹剔透、银光闪烁、汹涌澎湃，向泽外压去。不一会儿，灌入的洪水就在这大力催逼下，再次向外流去。这一下两者撞击，洪水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好向两边涌流，才一瞬间，附近十余里已成泽国。

禹心下大怒，却还不敢乱了方寸，只好将神斧的威力尽量发挥开来，将倒涌而出的洪水一起卷住，向泽中挤压而来。哪知泽中好像有什么在阻碍着，任由禹再三挤压，却不能灌半点



进去。洪水越涌越多，眼看已收束不住。

禹突然一声大喝，神斧光芒倏然变得明亮无比，他双手猛抬，竟然将蔓延四周的洪水一齐抬起，神功运用之下，宛如一片极大无比的黑云，向大陆泽直贯而下。

那大陆泽虽大，但也经不起禹如此神力冲撞，泽水滔天而起。禹仰天狂笑，突然一拳击在水面上，猛喝道：“出来！”

水面被禹这一拳击得振荡不绝。就听泽中一声悲鸣，一条硕大无比的黑龙从泽中蹿出，头尾摇摆，向西天逃去。

禹一声冷笑，道：“你害我费如许工夫，难道就想一走了之？下来！”一掌探出，隔空画了个圈子。

他的手一出，天地之间的一切声音仿佛立刻消失，一切行动都凝滞在空中，变成完全静止。一道强猛的力量虚空横击而下。

那龙身子在空中一滞，发出一声悲鸣，被击得砰然声响，摔到泽面上。禹手探出，那龙拼命挣扎，却分毫也动弹不了，只能长声哀鸣，眼中露出了乞怜的表情。

禹丝毫不为所动，淡淡道：“我知道你虽装出一副可怜相，实际却是向你的同伙求援。我除恶务尽，你的同伙没来之前，我绝不杀你。你只管叫好了。”

那龙见它的意图被禹看破，越发扭动得急了，叫声更是凄厉万分。

禹突道：“好！它们来了，你已无用处！”

说着，他“砰”的一拳击出，哗然水花大冒之处，那龙被击得直直沉下去。再浮上来时，龙头已经破了好大一个洞，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尸。同时天空中一声厉啸，一物向禹猛然击下，禹一伸手，将它扯在手中，才听到“嗖”的一声，这物的